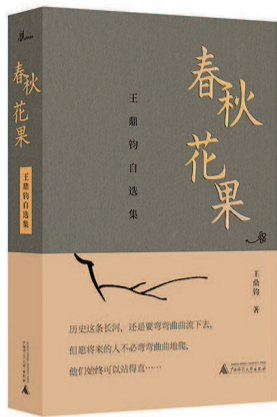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时间辙痕中精进

赵莹



王鼎钧先生生于1925年，仔细算来，现下已是95岁高龄了。他一生颠沛，少年时期就与家人分离，后又经历抗战，远赴海外等多番变动，因此造就了他广博的学识和纯粹的心境。多年来，他出版过《左心房漩涡》《海水天涯中国人》《灵感》《滴青蓝》等近40种著作，《回忆录四部曲》更是奠定了他华文文学大家的地位。他以史笔描绘个人成长，投射出一代中国人的生死纠葛，作品堪称当代纪实文学巅峰的系列。在王鼎钧先生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，写作范围广阔，诗、散文、小说、剧本、杂文都能信手拈来，每种都拥有着不少读者。可以说，《春花秋果：王鼎钧自选集》集结了他多年来的精萃之作，其中选取散文、杂文、小品等二十八篇，分为三辑，充分呈现了王鼎钧先生对文学、个人与文化的研究和省思。

王鼎钧先生行文简短，但字字珠玑，擅揣摩历史背景下的人性现象，与第一辑“直指本心”相契合。他一直关注媒体行业的发展与变迁，自称“在媒体间忘返，在媒体中忘倦”，因此，他更易发现传播媒介与文学之间的关联，同时做出现代性的评判。如《竞争五帖》里，就以如何竞争作为论题展开，通过五篇小文章，讲述广播、报纸、电视、电影等行业的历史渊源与流变。他用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深入浅出的方式道出了竞争规律的看法——教人培养、发挥自己的优点，而非专挑别人的错处。这种哲理性的思索也出现在《我们还得思考》中，面对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冲撞，他将困扰家长子女教育问题比作吃小菜，智慧地审视着传统观念对人的桎梏，可谓诗情与理

性兼备。王鼎钧先生的散文世界也有深情的部分，阅读其中，往往能感受到他幽默、灵动的情绪，他将智性凝结于乱象的批判，又把真淳流泻在亲人的描绘，这种多风格的散文景观的确令人仰视。

王鼎钧先生能将困扰他人的难题化繁为简，离不开他多年浸润文学的心境和多种文化语境的生命道路，所以，他对于人情世故有着极深的敏锐，在文字中自然就流露出了他自身的人生境界。尤其是第二辑展露了他对离散文学以及异质文化的感悟。在迁徙异域的过程中，身份的缺失和弱化让移民群体产生了迷茫与怀疑，就像《崔门三记》里的老崔，作为跨域个体，为了孩子转学美国的问题，极其焦虑。因为文化、习俗的显著差异，儿子崔侠受到了校园的暴力，甚至最后校方还以崔侠会跆拳道，恐被外校人欺凌为由，委婉地劝退了孩子。这种冲突还出现在《有涯散记》《纽约小事儿》等篇目。从这些文章来看，旅美多年的潜

思考，让王鼎钧先生已然抛弃了早期观察者的身份，而是以冷静的目光记录着周遭的文化处境，并从日常生活、民俗风情等角度叙写移民的精神隔阂。当然，从《碎琉璃》到之后的《海水天涯中国人》《看不透的城市》等著作，就能发现作者在情感选择上的成长，他不再拘泥于故土的眷恋，而是用移民的视野重新寻求文化的皈依。他的文章，清丽通透，又有格局风骨，创造了艺术表达的诸多可能。

说到底，王鼎钧先生骨子里仍是一名评论家，所以他在第三辑“直指文心”中拼合出多年来的文学经验，有甄别地摘选了比较典型的书法、剧作等进行评点。单从《文言白话》中即能了解他对写作的见地，他并不直接否定两者，而以圆融、互通的视角看待它们的血脉关系。他尤其还一直向历代古文大家学习，并把文言的体式加入白话创作中，所以他的作品显现出沉郁幽深的文气。王鼎钧先生也十分注重文学与艺术欣赏，当评论《七世夫妻》时，他不掩对画面和镜头的赞赏，同时用西方的视野对国内歌唱剧的形式作出分析。特别是他并没有通篇褒奖，反是犀利地点出了布景和戏份的缺憾，言明了他的阅读与创作心得，这点难能可贵。在有限的篇幅中，王鼎钧先生游刃有余，展现出了文学随笔的内在乾坤，往往一个故事、一个意象、一个场景、一只动物都能引发他的无限构思，他用自己的笔触书写知性与世事，更在攀登境界的过程中引领后来人，在时代的辙痕中精进。

（《春花秋果：王鼎钧自选集》王鼎钧/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
从“实感经验”出发

林頔

《时间的仆人》是蒯乐昊的第一部小说集，包含10个短篇，原先陆续发表在《单读》杂志。

作为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总主笔，蒯乐昊先后从事过经济、时政、社会等领域的报道。这部处女作相当成熟，应得益于蒯乐昊的资深媒体人身份，明显能感觉到非虚构的底蕴，或者灵感得之于社会新闻。比如《黑水潭》，以老年相亲地点黑水潭公园为背景，讲述龙爷、余姐等人的暮年情欲和他们各自的家庭、人际，框架近似特写报道。比如《双摆》，以汶川地震为背景，几个小标题以人物命名，穿插书写，摹刻心境，以收养孤儿换来坦荡仕途，如此情节设置，也是相当“社会新闻”的。

蒯乐昊的小说根底是实感经验写作，她采取了一种静观的姿态，以时间的流逝带动事件的发生，整体观感自然真实。《开满鲜花的果园》尤其鲜明，天稚、小河、佩佩，三位年过三十的女性，这阶段的人生几乎全被生育和养育占据，这篇小说的记叙笔法非常具象，从测试纸、计算排卵期到怀孕、生产，到精疲力竭地哺育幼儿，但凡有过生养经历的女性，恐怕都会感同身受。三个生还要面对过劳的工作，或未婚生子的尴尬，一地鸡毛的累积，就是蓬头垢面的日常，谁也不能逃脱，只有全力应对。

写实手法如果很实在，容易让人倦

怠，蒯乐昊有意识地在克服这一点。《黑水潭》和《开满鲜花的果园》，情节都有适度的夸张，结尾的场景转换加入了迷幻的心理成分，环境的描写运用了超现实的象征主义手法。蒯乐昊近年来深耕文化艺术领域的报道，《玛丽玛丽》展现了艺术与文学创作结合的成果。绘画作为一条隐线串连起了主角的人生遭际，艺术的魅力点亮了那对“天上人间”姐妹花黯淡无望的人生的新的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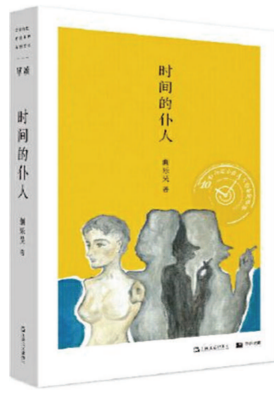
《时间泡泡》是全书唯一的科幻作品。时间胶囊，弥补记忆的遗憾；梦境贩卖，超越疲惫的现实处境。以我的感觉，茉莉与朱诺，是弗洛伊德式的“本我”与“超我”的对应。与玛丽和海伦天生心契的孪生效应不同，朱莉和朱诺是侄女和姑姑，由于长辈行为不当而构成的代际错乱，由于年龄相当而从小共处、时时被人比较的纠结，作为朱莉男友的“我”却被朱诺所吸引的暧昧情愫，复杂盘绕。借助“我”的视角，探悉人类疯癫背后的缘由。故事设置在未来的“荒原”，人与人如何相爱，是什么让我们难以割舍，是什么让我们无比缅怀？

我最喜欢的是《白大褂情人》。不起眼，很短。女主角是位医药销售，男主角是位外科医生。忙碌的当代中年人呀，难得两人都休假，脱了衣服了，医生却停止了，他摸到她的乳房有硬块。在这种时刻停下

来，人物其实蛮可爱的，不全是欲念，两人之间有着相互慰藉、相互庇护的理解。这篇小说的笔触轻快、调侃、嘲谑、淡然，荒唐与纯真就这么混在一起，有点“赫拉巴尔”，孤独的喧嚣。

中年人的纯真，蒙上了灰翳，如果愿意轻轻地掸拂，也并非没有可爱之处啊。蒯乐昊的可爱，正在于她看到了中年的猥琐不堪，可她并没有贬低至尘埃，仿佛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：原来，我们的生活，都不过如此吧。

（《时间的仆人》蒯乐昊/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

与时代共命运，和社会同呼吸，是我们这个民族历代伟大诗人一脉相承的一个传统。他们的诗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心声，是他们灵魂深处的沉吟，更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写真，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一份真实的、不可或缺的历史实录。

这些年，我们的诗坛在改革开放中百花争艳，流光溢彩。可是也有一些人受现代派、或后现代的影响，把自己与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隔离开来。因之，他们的诗歌乃至我们的诗坛逐渐被边缘化，年复一年，渐渐丧失了本来应有的青春活力。

目睹此情此景，我们的老诗人黄东成是焦急的。多年来，他总是大声疾呼：诗，不能脱离时代和人民！诗，必须从困惚中走出！

作为当年《扬子江诗刊》的首任执行主编、《扬子晚报》“诗风”专版现任顾问，黄东成先生多年来一直为诗奔波。他对诗的钟情不是一天两天，14岁开始发表诗作，1953年就在上海《青年报》上发表第一首诗。70多年来，他一直坚持诗歌创作。不仅写诗、编诗，还写下了大量的诗评、诗论，在全国诗坛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和影响。

七十多年辛苦不寻常，一生奔波总为诗。在风云的变幻中与时代同步，在与社会的共呼吸中展示他诗化的心灵。最近出版的三卷本《黄东成文集》，就是老诗人诗路心旅的一份忠实的见证。

一直以来，黄老在诗歌创作中始终坚持为人民而歌吟。在文集诗歌卷收录的180首诗作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走进宿迁，走进华西，走进九月的田野，走进五月的潮汐，在山村看第一缕炊烟，在墨黑的夜晚眺望喷薄的血色黎明。在感悟人生的路上，他以自己的诗歌发出时代的声音。诗评家谢冕说过，所谓诗歌，归结到一点就是爱。没有这个爱，是不可能70多年如一日，一辈子钟情于诗歌，终身与诗为伴的。

质朴、厚实、灵动、干净，还有坦荡和真诚，是黄老诗歌被广大读者喜爱的一个主要因素。文集中收录的许多诗作，不但有对外部世界的哲思，更有生动的细节与强烈的画面感。在叙事、抒情、意象的转换、甚至日常口语的综合使用中，逐步形成了属于诗人自己的诗歌创作风格。

作为一个专业的诗人，黄老不仅坚持自己的诗歌创作，而且写下诸多的诗评和评论文章。在主编《扬子江诗刊》期间，写下大量的主编寄语，对诗歌创作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。

这些年来，诗坛的无中心、碎片化，诗歌的游离和被边缘化，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、焦虑和不安。黄老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，新时代的诗歌属于人民。他首先提出诗魂之说。他始终认为，诗只有走向人民才有生命力，诗只有反映时代才有震撼力。他在诗中发出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心声，更是他身处的时代的声音。

（《黄东成文集》黄东成/著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时代深处的诗心

张晓阳